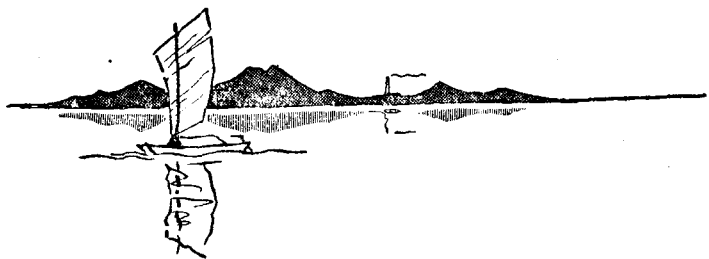


南游散記

于 敏、草 明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

南游散記

于 敏、草 明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草明、于敏合著的一本游記，包括“烟台忆旧”、“泰山和妇女”、“梅山”、“响洪甸散記”、“女英雄的胸像”、“忆南京”、“巧夺天工的人兒”、“姑苏兩日游”、“龙井訪茶”、“茶厂談茶”、“初到广东”、“革命搖籃的广州”、“參觀农民运动講習所”、“同乡記”、“邱綬祥的故事”等十五篇。

在这些游記里，有劳动模范的訪問，有工地的速写，也有壯丽的河山和風俗人情的描繪。通过这些作品，可以看到祖国河山的美丽多姿，建設事業的突飞猛进，人民新的道德品質的成長。

南 游 散 記

于 敏、草 明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湖州道六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4 字數 61,000

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7,220

統一書号 10072·220

定价(7) 0.30元

前 記

去年夏天，几个搞創作的同志在青島休养了一个时期。九月底，我們中有几个人想訪問几个地方，就相約从青島出發南下，參觀了梅山水庫、長江大桥等几項工程，也游覽了苏州、杭州、广州等地的名胜古迹，訪問了一些革命博物館与生产合作社。回来后，于敏同志写了好些訪問記，我也写了嶗山和妇女、忆南京和回乡記三篇，我們选了一下，把两个人的文章合起来，出了这一个集子。这几篇文章并不能算是我們見聞的全部。我們只憑各自的喜爱，挑印象較深的，接触較多的先写；写了几篇，各自又都被鋼鐵事業上的新胜利所吸引，开始写新的材料，因此沒有来得及把全部旅程的見聞都写出来，这始終是个遺憾。

祖国的河山是那么雄偉瑰丽；插云的高峰、巍峨的峭壁固然使人惊心动魄；而一片飞泉或翠竹幽徑，也足使游人神往。但是，最使人激动和振奋的是亿万劳动人民的設建社会主义的高漲热忱。他們頑强的意志和辛勤的努力，真是使高山低头，河川讓道；千百年来人們的願望，就是在这一代的劳动者們手中實現的！这个小册子所描写的，仅是千万个优秀

的劳动人民中的几个罢了；而且由于我們文笔的拙劣，还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动人事迹和高貴品質完全表达出来，这也是件憾事。多固然比少好，但是少总比沒有略胜一筹；于是我們就讓这个單薄的集子和讀者見面了。

草 明 1957年9月記于鋼都

目 录

烟台忆旧·····	1
嶗山和妇女·····	6
梅山·····	11
响洪甸散記·····	17
女英雄的胸像·····	26
忆南京·····	30
巧夺天工的人兒·····	36
姑苏兩日游·····	41
龙井訪茶·····	50
茶厂談茶·····	56
初到广东·····	60
革命搖籃的广州·····	66
參觀农民运动講習所·····	71
同乡記·····	76
邱復祥的故事·····	86

烟 台 忆 旧

想在輪船上瞧瞧海上的日出，天不亮就起来了。半边殘月挂在天空，好像一个打碎的盤子。海面很靜，浩浩茫茫的大水映着淡淡的月色。天空大概有浮云，因为月光一会儿就变得朦朧了。天边很黑，黑色的輪廓愈来愈濃，显然是从海上升起的云。日出看不成了。天傍亮的时候，起了很大的霧。輪船起先不停地叫着，后来忽然發瘧疾似的抖动起来，發出一陣嘩啦嘩啦的大声，以后就不动了。許多人跑到甲板上来，都用耽心的口吻打听为什么抛錨。其实不打听也知道，霧太濃了。据說这兒距烟台港口只有八公里，怪不得乘客都那么焦急。我扶在船舷上，望着望不透的白色的空間，不由得想起許多事情。

大約五十多年以前，有一条英国船駛入烟台港口。停泊以后，一个高个兒从扶梯走下来，跳上一只小艇。这人穿着長袍，头帶瓜皮小帽，領下一部花白鬚子。他的裝束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模一样，只有一个大鼻子和一对藍眼睛不好化裝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外国人。小艇划破水面，很快靠攏了碼頭。大个兒跳上岸去，走到鬧嚷嚷的人群里，一会儿就不見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烟台南山下边盖起了一座学堂，專收貧民和孤兒，供給膳宿。早晨和晚上，風琴声和男女合唱声飄到街上。仔細听听，他們唱的是：

“今有一日，我心沉重，求告耶穌，救我灵魂——嗯——
嗯——嗯……”

学校的門时常大开，迎进一些斯文人物。这些人看見學生們不光念基督教聖經，还坐在小木架前边，把許多纏了棉綫的小木棒抛来抛去。这是學生們在織花边，成品就由学校卖到外国去。參觀者出来的时候，照例有一个大个兒送出来，正是从英国船上走下来的那个人。他滿臉含笑，微微弯下腰，伸出一只多毛的大手。

在这个滨海的小城里，英国人的名字漸漸傳开了。这位先生是多么“仁慈”，多么“和藹”，多么有“德行”，起初只在教民中間流傳，以后就傳的更广了。說来毫不奇怪，他臉上的微笑，手里的聖經，袋子里的錢，而最主要的是英国兵船的大炮，总是給他帶來好运道。过了不久，一条最大的馬路上盖起了这个英国人的洋樓，这是这个小城里第一家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洋行。

这个小城兴旺起来了。来了許多外国人，帶着脚跟蹣得老高的太太。凡是風景秀丽的地方，忽然出現了許多別墅，尖頂的，平頂的，帶陽台的，帶玻璃暖房的，帶小花园的。这些后来的人，不必因为方便的緣故穿中国衣裳了。已經有很多中国人穿上了洋服，也噯哩咕嚕地講外国話了。这些中国人大都很神气，走路甩开兩手，說話拖起長腔。在南山下的学校旁边，尖頂花玻璃窗的教堂盖了起来。星期天一早，远远近近

都聽見叮叮当当的鐘聲。一到夏天，英國兵船、法國兵船而最多的是美國兵船駛來，擠滿了小小的海灣。不知從哪兒來的這許多酒吧間，這許多胭脂搽得吓人的中國女人和外國女人。晚上，海里映着兵船上高傲的燈光。遠處的燈塔上，一盞紅燈像流血的眼睛似的眨着。酒吧間傳出嘈雜的爵士樂、女人的笑聲和尖叫声。水兵出來了，仰脖子灌下一瓶酒，摔了瓶子，也不管有人沒人，就在大街上解開褲襠上的小扣子。

大約在人類第一次大屠殺以後，即1918年以後的最初幾年，街道上出現了許多中國人的出口行、花邊工廠、繅絲工廠和織綢工廠。許多鄉紳都忙着搬到城里，蓋新房子，開新工廠。許多鄉下人，背着小包的，用一對扁筐挑着兒女的，也都趕到城里來。海灣里不斷響起輪船的呻吟。碼頭上的苦力彎下腰；背上的大箱子似乎要把他折成兩半兒。每到傍晚，散了工的花邊女工成群結隊地壓地而來，背後拖着扎了紅辮梢的大辮子，臉上塗了很厚的脂粉。繅絲廠的男工就一群群站在街旁，腆着熏得蠟黃的臉，用眼睛搜索自己的意中人，不過他們只有看看的份兒。一些暴發戶成為“社會柱石”了。人們用嘆羨的口吻，說着他們發財致富的故事。不幸這些財主中間，有許多人像秋天的樹葉，剛發一陣紅，就枯黃了，雕謝了。人們又幸災樂禍地談着這些人的破產。許多中國人的工廠关了門。繅絲男工像蒸發了的水一樣不見了。花邊女工的隊伍也變得像冬天的河流，不那么浩浩蕩蕩的了。但是英國人的洋行依舊開在那兒，美國洋行的金字招牌也仍然放出閃光。外國兵船自然還是每年一度駛入港口，給這個小城帶來一陣子屈辱的繁華。

我就是在这个期間第一次踏上烟台的海岸。許多年以後，幼時的片斷印象才構成一幅清晰的半殖民地圖畫。

現在我重又踏上這個小城的海岸，吃驚的倒不是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些變化是能想到的。半殖民地圖畫的痕迹當然一點也沒有了。城市的重心整整換了一個方位。以前的西部地區是大片沙灘，和遠處的養馬島連在一起（那兒據說是秦始皇東巡時養馬的地方），那時滿眼荒涼的地方現在變成繁盛的街市了。原來是繁華世界的東部地區冷落了，許多從前的洋行都成了住宅。這個變化是必然的，因為只有西部地區才有擴充的余地。城市原有的框框自然早已約束不住它本身的發展了。

我只有兩三小時的空閒，想利用這短短的時間，尋尋幼年的蹊徑。一路上孩子們用驚奇的眼光迎着我這個“外鄉人”。我自己的眼光大概也是驚奇的。幼時覺得高大的矮小了，寬闊的狹窄了，奇妙的平淡了，神聖的尋常了。人的感覺竟能發生這大的變化，這才是讓我吃驚的。

我的小學校在東南山麓。隔一條溪谷，過一道石橋，有一處神秘的宅第，里边住着一個教士。大門整天閉得緊緊的，沿着溪谷是布起的籬笆。從外邊望去，挂着葡萄藤的樓房顯得很陰暗，靜悄悄的，看不見一個人影。春天時候，院子里開滿梨花，海棠和紫丁香。很濃的香氣招來成群的蜜蜂。只有它們可以隨意出入，瞧瞧院子里的隱密。現在兩扇大門洞開了，里边架起了秋千和滑梯，正有孩子們叫叫嚷嚷地在遊戲。丁香樹和海棠樹間，迎風飄蕩着紅紅綠綠的小衣服。原來這個禁地成了托兒所了。旁邊有一所教養院，門前的球場上正進

行着激烈的球战。生命欢躍的气氛闖进这一帶神秘的地方来了。

山坳里本来有一处暴發户的別墅。朱碧輝煌的建筑物現在連一塊殘磚也不剩，想是年久毀坏了。它的遺址現在成了桑田。山頂上有一座蚕桑学校，有好几十年的历史，經過暴風雨的年代居然留存下来。远远看上去，只見它修繕一新，朱紅的樓頂和明亮的玻璃窗正抹上落日的反光。

天黑下来，我不得不用發瘋的速度，跑到东山和西山，竭力在愈来愈濃的暮色中辨認旧时的痕迹。沒有一个人認得我，我也不認得任何一个人。但是每一个过路人，每一条小巷子，每一处房子，每一棵小树，对我都是亲切的。天色愈黑，我的脚步愈快，我心里的笑声也愈高。我和所有的人交換着無声的語言：这个城市是我們自己的了。

烟台是以出产水果著称的。每年春天，梨花和苹果花开的时候，自然成为全城的节日。游人堵塞在道路上，都到南山一帶的果园去賞花。这是一个美好的風習，不知是否保存下来。这个小城一向是一个生产的城市。大概很少人知道它的漁業、罐頭制造業、鐘表制造業，花边和刺綉工艺。可惜我竟沒有時間，来詳細追尋一下这些劳动事業的兴衰。第二天一早，当我坐上烟青路火車的时候，我对細雨蒙蒙中的城市說，我还要再来的。

嶗山和妇女

进入嶗山，要看瀑布还得走七八里地。我們走了三里地之后，山路突然不見了，代替它的是清澈的山溪和大小不等的巉岩的山石。人們要前进，就得从这块石头跨到那块石头，从这条清澗跳过那条清澗。有时，巨大的峭壁仿佛擋住你的去路；最叫人担惊的是，在你身旁的那块有裂縫的岩石就要从你腦頂上压下来似的；但是，走吧，亲爱的游客們，放胆前进吧，不用理这些吓唬人的巨石，它們裝模作样大概已有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了；它就拿这些来吸引游人的。

我們缺乏爬山的鍛煉，又要抬头看風景，还要低头看道路，真有应接不暇之势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些前額上擡着高高的拱髮的大嫂子，或者穿紅小襖的媳妇，陸續地，像支箭似地从我們身傍擦过去，一下子就超出我們前面一二里地了。我們到达瀑布跟前，原来这些大嫂子們已經殷勤地為我們燒水沏茶了。

从陡峭的山路曲折地傾注下来的山溪，集合到这块有四五尺寬的地方飞瀉下来，形成一道透明的，噴舞着珍珠似的垂帘。瀑布下面是一块凹地，貯滿清瑩見底的泉水。嶗山是石山，很少大树，却到处長滿葱綠的灌木叢和美丽的山茶花。鳥兒宁

願離開了人煙和大樹，到這清幽的地方來歌唱。說也奇怪，這裏有的只是石頭和泉水，卻深深吸引着久居城市的人們。是的，這兒清鮮的空氣能使人解除疲勞，無窮的幽靜使人腦子清醒。同志們俯下頭來喝泉水的喝泉水，洗手的洗手，躺在石頭上休息的躺着休息。我是個女人，很自然就和大嫂子們混到一塊兒去了。這幾位大嫂子和許多膠東婦女一樣，長的眉清目秀，輪廓分明；那位二十三歲的小媳婦，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，那位三十歲的婦女，長的更出色，一雙大眼睛配着略帶憂郁的濃黑的眉毛，鼻子和嘴巴都顯現出她的正直和善良。那兩位四十多歲的婦女熱烈地傾訴着她們山區的生活。從她們的談話中，知道這兒是靠植林為主，為了防洪和蓄水，男人們多半上山植林去了。她們特別驕傲地告訴我，她們已經成立了合作社。

“是高級的，一鄉里三個村子的都并在一塊了。”那位美麗的大嫂子不緊不慢地說。她這一句簡短的話，在她們的實際生活里不知包括了多少的內容和多少的希望。

大自然賜予山區的農民以那麼幽美的風景，但是給他們可耕作的土地卻那麼吝嗇。剛才我們沿路看見的，是山坡上的只有三四尺寬的一畦一畦的梯田。像北大荒那些一大片一望無際的黑油油的土地，這兒是看不見的。

“這兒種什麼的多？”我問道。

“盡種的白薯。也有種果木的。”

“那你們平常吃什麼呢？”一位同志插嘴問。

“多半吃白薯嘛。”

這些吃白薯的人，就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，不怕和風、沙、

水、旱作斗争的防护林的垦植者。我陷入敬佩的沉思里，一心想到我们住城市的人，应如何支援和关怀山区的同胞？狭窄的梯田如何能栽种谷物？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拨进去些粮食等问题。

四十多岁的大嫂忙着去沏茶，我仍然动也不动地坐在石头上深思；那位美丽的大嫂子留在我身旁。她突然拉拉我的袖子，悄悄问我道：

“有人说，种地使上拖拉机才叫社会主义，也有人說高级社就是社会主义；我真弄不清，要是种地使上拖拉机才叫社会主义，那么，俺们这山区，到底哪一天才能走到社会主义？”她迫切地等候着我回答她。我完全明白她的心意，赶快安慰她说：

“农业合作化，就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、最近便的道路。你们现在办的高级社和高地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一样，都已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啦。合作化了，将来慢慢什么都会有：白面、电灯、机器、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……至于拖拉机，要大块土地才用得着它。……”她点头了，大眼睛闪烁着光辉，随即又不好意思地笑一笑，仿佛说：“我早就知道合作化的好处，不过问一问就更放心罢了。”

那两位大嫂子又已沏好了茶，并殷勤地给所有客人都倒了一杯，然后给我端来了一杯。我们又畅快地谈论到她们在山区的劳动，谈到她们的扫盲班，也谈到了山区现在的婚姻恋爱问题。她们四个人中，没有一个是自由恋爱的，而且她们都是本村人，因为外头的姑娘谁也不肯嫁到山区里来。

“自从办了合作社，小伙子自己挑对象了。于家的大小子

就挑的外村的姑娘。他們在一个社里，天天見面，兩下早就看中啦。”从她們的贊美的口吻里，我理解她們是多么拥护婚姻自主啊。

后来，她們又愁她們的扫盲班要垮台。我急問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老师是个高小生，要出嫁啦。”她答道。

“出嫁也得拉她回来，她不能半路撂下俺們不管，俺們山区就是缺文化。”四十多岁的大嫂子特別上勁地說。

她們关心的是缺文化，关心的是地里白薯收的少了，果木沒侍弄好，有些長了虫；她們愁的是沒有爭取做更多的劳动日，和对政府的号召沒有做得更好。一句話，她們只知道努力建設社会主义，并且被生活的巨大改变鼓舞着；对于暫时的困难，她們沒有一点抱怨的意思。

这几位山区的妇女，她們所具有的山区农民的偉大精神，深深地打动着。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別，由于地区的历史情况的差別，各个地区的人們的生活是有它的特点和不同的地方的。这也是無可避免的事实。但是社会主义的远大的目标，是要逐漸消除这些差別的。——要向这个目标前进，我們还得做艰苦的、巨大的努力。粮食調撥和运输工作者固然要改善山区的調撥、运输的工作；科学家要研究改良山区的土壤和种植問題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謳歌山区农民的努力建設幸福生活，和如何克服自然和历史加在他們身上的缺陷，一心热衷于建設社会主义的那种高貴的精神……

我們的社会主义事業，是这样的一种事業，是为城市，也为农村和为山区，为六亿人口有电灯和自来水、有白面和肉、

有文化館，有小学和中学，有医院，有戏院…… 有丰富的文化和物質生活的事業；是前人做不到，但是我們能做得到的——一种英雄的事業。

現在，我虽已离开了嶗山，但是大嫂子們的閃耀着希望的光輝的眼睛，在我的腦子里犹如山中的山茶花一样美丽；她們的声音，連同那清幽的泉水的响声一道，还縈繞着我的耳际，給我以巨大的鼓舞。

梅 山

我們想早一点赶到梅山水庫去，一早三点鐘就从合肥动身了。

合肥市正在变化，新旧交替的痕迹比別的城市明显得多。一出車站，到处还看到茅頂土牆的小屋。在这些歪歪斜斜的草房的尽头，忽然出現寬闊的柏油路，兴起一座座新式的大樓。我忽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：留下一部分茅舍，讓人們看看从前，比比現在，不是很好么？不过这都是昨天的印象。現在我們的公共汽車已經开到郊外，車头的灯光在公路上飞快地向前扫去。外边什么也看不見，只是时而有挑担的人影隱隱約約地晃过去。

天傍晚的时候，我們在一个小村里下車休息。这才是真正南方的小村子：淡褐色的茅頂和土牆，直鋪到远处的青青的稻田；小水塘閃出淡盈盈的紅光，这是因为太陽剛剛露出地面。一群鵝扑开雪白的翅子，紛紛跳到水里去。听到開門的呀呀声和远远近近的鷄声，人們出来了，肩上挑了很大的木桶。何必名山大川，我們的祖国哪兒不美？这个村子叫官亭，离合肥大約七十公里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車过史河。远望六安